



圖一之一 硯背



圖一 清 康熙 松花石雙鳳硯與嵌魚化石玻璃硯盒

幾暇格物

清聖祖與松花石硯

松花石硯是清代宮廷獨有的石硯，清聖祖首創其例，康雍乾三朝達於極盛，其中康熙一朝松花石硯的特色，除了硯石材質和整體風格之外，硯盒嵌魚化石、玻璃，及以植物為造型的石函式硯是其與雍正、乾隆二朝明顯不同之處。

康熙朝松花石硯的特色和聖祖重視格物致知與實踐的精神有著密切的關連。《聖祖仁皇帝聖訓》卷五言：「帝王之學以明理為先，格物致知需講論：」。而「學問無窮，不在徒言，惟當躬行實踐，方有益於所學。」（康熙十六年丁巳五月己卯條、癸卯條）聖祖一再強調格物致知的重要，

《庭訓格言》：「訓曰：先儒有言窮理非一端，所得非一處，或在讀書上，或在講論上得之，或在思慮上得之，或在行事上得之。讀書得之雖多，講論得之尤速，思慮得之最深，行事得之最實，此語極為切當，有志於格物致知之學者其宜知之。」只有在行事中實踐所獲得的道理，才是最

正確的。格物致知是指窮究事物的真實道理，進而獲得知識。透過觀察和思考，聖祖記錄生活週遭的事物、親身至各地的見聞，探究其中的原委，集合而成《御製幾暇格物編》四卷（《聖祖御製文集》第四集卷二十六至二十九），內容十分廣泛，舉凡地理現象的傳說、

地方語言、稀有植物、異獸和特殊物產等，無所不包，松花石材的發覺就是在此一關懷下有以致之。

發掘松花石硯

松花石是產在東北松花江一帶的礦石，原本多製成磨刀石，聖祖《製硯說》提到：「盛京之東砥石山麓有石礪礪，質堅而溫，色綠而瑩，文理燦然，握之則潤液欲滴，有取作礪具者，朕見之以為此良硯材也。命工度其小大，方圓悉準古式，製硯若干方，磨礪屢試之，遠勝綠端，即舊坑諸名產亦弗能出其右。」（《聖祖仁皇帝御製文集》第二集卷三十一）從觀察松花石的材質、色澤和紋理，然後以手觸摸石材的質感，判斷可能是好的硯材，接著實際製成硯台後，以墨試之，發現松花石硯的發墨效果非常好，遠遠超過廣東出產的綠端石硯，不見得比不上斧柯山舊坑的各種名石。整個發掘的過程，充滿科學客觀與實驗的精神。

聖祖「格物」的根本是以中國古代知識學問系統為參考基礎，因此

特別命儒臣張英、王士禛、王恢、張榕端等人，以明代俞安期《唐類函》的體例為本，參考明嘉靖以前各代的類書《太平御覽》、《事類合璧》、《事文類聚》等，增詳整理，於康熙四十九年（一七一〇）完成《御製淵鑑類函》四百五十卷，目的就是為了「求盡其始終條理精義所存，其於格物致知之功，修辭立誠之事，為益匪淺渺矣。」對於松花石硯優劣的分析，聖祖運用收錄於《御製淵鑑類函》卷二百四，米芾對硯石品評的觀點，「器以用為功，玉不為鼎，陶不為柱，夫如是則石理發墨為上，色次之，形製古拙又其次，文藻緣飾失硯之用。」強調硯石最重要在於實用的功能，是否宜於發墨，比色澤更重要。首先聖祖敏銳地注意到不起眼的磨刀石—松花石，並且細心而理性的觀察松花石材的物理特性，同時又真切地了解硯材的特質，因此判斷松花石的特性足以作為硯材，結果一試即成，開發出清代宮廷特有的石硯。

聖祖對於松花石的贊詞常題刻於康熙朝及其後的松花石硯背面：



陳慧霞



圖三 魚化石 清 康熙 松花石雙龍硯與嵌魚化石玻璃硯盒 硯盒局部

聖祖因為欣賞魚形生動的姿態，命工匠將魚化石嵌在松花石硯的硯盒上，但是置於几案上的松花石硯與嵌魚化石硯盒，不僅僅是高雅的文玩，聖祖還想進一步了解石魚產生的物理

又大，頭大，眼大，鯢蓋骨大，吻短，口裂深，口緣有一行錐形齒。根據以上特徵這是科學家稱為狼鱈魚（*Lycopna*）的一種。

近代科學家研究，狼鱈魚是一種已經滅絕的原始真骨魚類，距今約一億五千年，是中國北方數量最多分布最廣的魚類。狼鱈魚是中生代後期東亞地區特有的淡水魚類，分佈在西北利亞、蒙古、朝鮮和中國北部，是熱河生物群的主要成員。中國北部主要集中在遼寧和河北，遼西境內則在義縣組，喀爾沁就是在熱河朝陽西北一帶。狼鱈魚的種類目前研究發現至少共有十六種，院藏清康熙松花石雙龍硯盒上所嵌的魚化石（圖三）魚身體最高部位是位於胸鰭和腹鰭之間，背鰭位置偏後，與圖一之二不盡相同，很可能是狼鱈魚中的另外一種品種。

不過聖祖最好奇的是，石魚和真實存在的魚實在太相像，應該真的是自然界中的魚類，那麼魚和石是同時產生的嗎？抑或像「零陵之燕」，湘州零陵的石燕，一有風雨就像真燕般飛翔，風雨止就還原為石；或像「海南之蟹」，海南崖州榆林港的石蟹，因為港內土質十分細膩又最寒，蟹入不能動，久之則成石。（《御製淵鑑類

方，十四件的硯盒嵌透明玻璃，其中五件又同時嵌魚化石。這批嵌玻璃硯盒盒面的裝飾手法十分類似，以清康熙松花石容德硯為例子（圖二），硯盒四邊飾鏤空轉折的變形龍鳳紋，如鏡框般，框架出固定於內面的平板透明玻璃，利用玻璃透明光瑩的特色，透出盒內松花石綠色的硯身，而魚化石則嵌於硯盒上側，硯石、玻璃與魚化石三者合一，充分傳達聖祖的喜好。

康熙朝稱魚化石為「石魚」，《御製幾暇格物編》記載，「喀爾沁地方有青白色石，開發一片輒有魚形，如塗雌黃，或三或四，鱗鰭首尾形體具備，各長數寸，與今所謂馬口魚者無異，揚腮振鬣，猶作鼓浪游泳狀。朕命工琢磨以裝硯匣，配以松花江石，誠几案間一雅玩也。」參考松花石雙龍硯硯盒上的魚化石（圖一之二），一片灰白的石上有一魚形，帶橙黃色。魚長約十公分，魚身呈長紡錘形，胸鰭與腹鰭之間為身體最寬處，寬約二公分，背鰭靠身體偏後方，與臀鰭位置上下相對，尾鰭分



圖一之二 魚化石 清 康熙 松花石雙龍硯與嵌魚化石玻璃硯盒 硯盒局部



圖二 清 康熙 松花石容德硯與嵌魚化石玻璃硯盒

「壽古而質潤，色綠而聲清，起墨益毫，故其實也。」（圖一、圖一之一）其內容亦出自《御製淵鑑類函》卷二百四的「起墨益毫」條，米芾硯銘：「壽古而質潤，色『紫』而聲清，起墨益毫，故其實也。」松花石

硯銘將米芾硯銘中的「色紫」更改為「色綠」，以符合硯石的顏色，從松花石硯的發掘和評價上，可見聖祖對於格物之學的用心與實踐的功夫。

嵌魚化石
院藏康熙款松花石硯共三十二



圖五 清 康熙 松花石苔痕紋硯盒

不僅僅是魚化石，松花石硯盒上還保留硯石上天然生成各類岩石的原貌。院藏兩件硯盒上有松枝紋樣，這二件硯石均為深紫色石，和康熙朝常見的綠色松花石明顯不同，很可能

保存自然原貌

清高宗的〈魚石屏歌〉引用《論語》陽貨篇「磨而不磷，涅而不緇」，認為魚石磨也磨不薄，染也染不黑，可以作為插屏，象徵豐年。相較而言，在保存動機和對魚化石的看法上，清聖祖的態度顯得更為理性而科學，從對魚化石的觀察、推理和形成問題，最後將疑問存疑，記錄在文集中，將標本嵌在硯盒上，時至今日，今人才得以親見石魚的樣貌，功用不可謂不大！

是水退之後的水中之泥，杜綰以為是山土掩埋而成。近代科學家更準確的描述，侏羅紀晚期遼西一帶應該是一片海洋和湖泊，因為火山爆發，火山灰覆蓋湖泊，高溫而細密的火山灰包裹各種生物，隨著地質變化，遂形成一條條的魚化石。



圖四 清 康熙 松花石硯與植物化石硯盒

是產於遼寧的橋頭石。院藏清康熙松花石硯（圖四）硯盒上的植物造型文樣作樹枝狀，長短參差枝上針狀或鱗片狀的細小葉子，呈螺旋狀排列，或數葉成束，非常像松柏植物，很可能因為形貌特別有如樹枝而被保留在硯盒上，成爲一種紋樣。明末清初浙江人來集之（一六〇四—一六八二）的《倘湖樵書》卷十二，記錄河南澠池有類似的遺迹，「《名勝志》云：澠池縣北有雲門山，其寺曰雲門寺，西北有王喬洞，山石皆土所成，取而破之，木葉之形交錯其間，文理具在，若雕刻然。洞之上二木亦皆化石而產枝葉猶故，其舊碑云昔神仙大丹成，土木皆化爲石。」河南雲門寺王喬洞附近的岩石表面保留清晰的樹枝狀文理，同時還有二株挺立的樹化石，這種自然山石中的奇特景象，被賦予傳奇神化的色彩，真實的成因，不得而知。不過，松花石硯盒上的松枝紋，則實際上是一種軟錳礦（Pyrolusite），因爲純錳不穩定，在自然界中不易以元素型態存在，多與其他元素化合，當與氧化物出現時，

函》卷二十六：顧玠，《海槎餘錄》）

關於石魚的物理問題，乾隆皇帝有一套說法。乾隆東巡時經過土默忒部落，親眼見到石魚，製成「魚石屏」，並且寫成一篇〈魚石屏歌並序〉，高宗特別針對聖祖的問題提出想法，認為魚石的形成是因爲「是地昔必潦水滋，水退魚存僵淤泥，歲久土變石理宜，試看易剝片片披，宛然藻潛還浪吹，寓形得所壽可期，磨而不磷倬不緇，製屏堪陳筭席垂，兆維豐年念在茲。」（《清高宗御製詩文集》第二集卷五十二）高宗認爲魚石是因爲湖泊的水乾枯後，魚在淤泥中，時間久了泥變成石才形成魚石，所以高宗稱其爲「魚石」而不是「石魚」，也就是說這是一種石頭，而不是一種魚。

其實早在南宋杜綰《雲林石譜》卷中。「魚龍石」條，就對魚龍石的形成提出解釋：「又隴西地名魚龍川，掘地取石，破而得之，亦多魚形，與湘潭所產無異，豈非古之陂澤魚生其中，因山頽塞，歲久土凝爲石而致。」清高宗和杜綰的觀點基本上是一致的，只是土的來源，高宗推測

份，嵌著貝殼或貝珠。硯池的大小比例合度且造型順暢，池底鋪貝，取自大自然的蚌珠，散發天然銀亮多彩的色澤，毫不加人工雕琢。聖祖將自己注意到的各種自然現象、大自然的產物細心地嵌在松花石硯上，忠實保留大自然的珍奇面貌，也充分說明聖祖幾暇格物的態度。

結語

康熙朝松花石硯中所呈現出的理性、科學的特質，反映清聖祖重視格物致知並尊重自然的精神，這種觀念與明末清初實學的風氣，也就是重視經世致用的精神相關聯。清初實學反對明末王學的心學末流，以北宋程朱學派為基礎，聖祖本人就是程朱理學的愛好者，精通文史的滿洲貴族昭鍾（一七七六—一八三三）提到：「仁皇帝夙好程朱，深談性理，所著《幾暇餘編》其窮理盡性處，雖夙儒者學莫能窺測。所任李文貞光地、湯文正斌等皆理學者儒。嘗出「理學真偽論」以試詞林，又刊定《性理大全》、《朱子全書》等，特

命朱子配祠十哲之列，故當時宋學昌明，世多醇儒者學，風俗醇厚，非後所及也。」余英時分析清初的學術思想認為，清初學術由虛轉實，儒學由「尊德性」的層次轉入「道問學」的層次，重新給予「聞見之知」應有的重視，余氏引用王船山在《張子正蒙注》的說法：「多聞而擇，多見而識，乃以啓發其心思而會歸於一，又非徒恃存神，而置格物窮理之學也。」聖祖可以說是多聞多見的實踐者，其對西方傳教士引進西學的態度也是從格物致知和經世致用的思考脈絡中去理解，徐光啓在《幾何原本》序中將利瑪竇傳入中國的西學分為三類：「大者修身事天，小者格物窮理，物理之一端別為象數，一一皆精實典要，洞無可疑，其分解學析，使人無疑。」因為西方科學重視實用與科學實踐的精神，和中國的實學相通，因此才能在十七、十八世紀清代的宮廷及社會中廣泛傳播，康熙朝松花石硯所表現出的藝術特色正充分反映宮廷中格物窮理的思想風氣。

作者任職於本院器物處



圖六 清 康熙 松花石嵌珠硯與山水紋硯盒

除了成塊狀、柱狀、葡萄狀等之外，黑色小樹枝也是常見的一種結晶的集合體，由於樹枝狀附著於岩石上，易被誤認為是植物化石，俗稱假化石。如同魚化石一般，康熙朝珍惜而忠實地將岩石上的紋理保存在松花石硯硯盒上，再如清康熙苔紋硯（圖五）盒面嵌石有如苔痕，流動的綠色帶穿梭於灰與黑之間，淡黃色帶如雲霧般漫延，瑰麗的色澤、自然形成的圖案，讓二百年前的人們和二百多年後的我們同樣感動。這片美麗的岩石是變質岩的一種，由許不同的礦物組成，白色含鈣的大理石、深綠色含錳、鐵礦，由於地層擠壓交織礦脈，形成流動的色帶。

即使單色的石紋也受到康熙朝的青睞。不只一件松花石硯盒擷取石材天然的紋理為飾，如圖六，硯盒下側較細密的紋路猶如起伏的波浪與漩渦，水面上的寬帶如捲起的浪濤，呼應硯盒上方濃淡層疊而猶如山巒的自然紋理，構成一幅天成的山水畫。這方松花石硯的硯身輕薄異常，造型自然圓轉，方圓適中，特別是硯池部

備註

關於狼鱗魚和軟錳礦的識別，特別感謝國立臺灣博物館蕭館長宗煌及謝英宗研究員的協助與指點，並感謝本院登錄保存處陳東和先生分析檢測硯盒上紋樣的成分。

參考書目

1. 余英時，《論戴震與章學誠》，臺北：東大，一九九六。
2. (宋)杜紹，《雲林石譜》，《美術叢書》三集九輯，板橋：藝文，一九七五。
3. 張江永，《遼西狼鱗魚屬一新種》，《古脊椎動物學報》第四十卷第四期，二〇〇二年十月，頁二五七—二六八。
4. 張英、王士禎、王愷等奉敕，《御製淵鑑類函》，《文淵閣四庫全書》冊九八二—九九三，臺北：商務，一九八三。
5. 清世宗，《聖祖仁皇帝聖訓》，《文淵閣四庫全書》冊四一。
6. 清世宗，《聖祖仁皇帝庭訓格言》，《文淵閣四庫全書》冊七一七。
7. 清高宗，《御製詩集》，《文淵閣四庫全書》冊二〇二—二二一。
8. (清)來集之，《倘湖樵書》，《續修四庫全書》冊一九五—一九六，上海：上海古籍。
9. (清)昭鍾，《嘯亭雜錄》，《筆記小說大觀》續編·冊二十四，臺北：新興，一九八一。
10. (清)顧玠，《海槎餘錄》，《筆記小說大觀》五編·冊五。
11. 梁曉東，《康乾化石藝術與中國古生物化石文化》，《化石》二〇〇九年第三期。